

書目題跋叢書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邵亭書畫經眼錄

〔清〕莫友芝 著

中華書局

書目題跋叢書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邵亭書畫經眼錄

〔清〕莫友芝 著

張劍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邵亭書畫經眼錄/(清)莫友芝著;
張劍點校. - 北京: 中華書局, 2008. 1
(書目題跋叢書)
ISBN 978-7-101-05972-4

I. 宋… II. ①莫…②張… III. ①古籍-圖書目錄
- 中國-兩宋時代②古籍-圖書目錄-中國-元代③漢
字-書法-中國-古代-圖書目錄④中國畫-中國-古
代-圖書目錄 IV. Z838 Z88; J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189156 號

責任編輯: 于 濤

書目題跋叢書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邵亭書畫經眼錄

[清]莫友芝 著

張 劍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5¼ 印張 · 2 插頁 · 320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35.00 元

ISBN 978-7-101-05972-4

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

書目題跋，是讀書的門徑，治學的津梁。

早在漢成帝時，劉向奉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成，「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取名別錄。這裏所謂的「條其篇目」，就是在廣泛搜集版本、考證異同的基礎上，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次序；所謂的「撮其指意」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劉向所撰書錄，在內容上應該包括：書名篇目、版本鑒別、文字校勘、著者生平、著述原委、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劉向死後，其子劉歆又在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在官修目錄、史志目錄之外，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

南朝劉宋時，王儉依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之體，撰成七志。七志雖無解題或提要，却在每一書名之下，爲撰著者作一小傳，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梁阮孝緒的七錄則增撰了解題，繼承了劉向別錄的傳統，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唐代的毋煥撰有古今書錄，其自序云「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可知，古今書錄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

到宋代，官修崇文總目，不僅每類有小序，每書都有論說，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而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目解題或題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羅列版刻，兼載版本，爲自來書目之創格。而流傳至今、最爲著名的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晁公武曾接受井度（字憲孟）的大批贈書，加上自己的收藏，「躬自校讎，疏其大略」，撰成郡齋讀書志，成爲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稍後的陳振孫（號直齋）利用自己傳錄、積累的大量書籍，仿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體例，撰爲直齋書錄解題，並首次以「書錄解題」名其書。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是書目解題的傑作，號稱爲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雙璧」。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書錄解題說：「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

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卷八五）。到了明代，隨着藏書、刻書事業的發展，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如徐渤的紅雨樓題跋、毛晉的隱湖題跋，都是當時的名作；又如高儒自號百川子，所撰百川書志，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

入清以後，由於文禁森嚴，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研究學問，私人藏書盛況空前，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明末清初，錢曾的讀書敏求記，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元精刻，記述其授受源流，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開啓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稍後，黃丕烈的百宋一廬書錄和藏書題識，注重辨別刊刻年代，考訂刊刻粗精，成爲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每書必載其行款，陳其異同；楊紹和的楹書隅錄在考核同異，檢校得失的同時，又詳錄前人序跋，間附己意。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把「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闢實學而世鮮傳本者」，逐一著明版式，鈔錄序跋，對四庫全書不曾收入的圖書，則「略附解題」。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撰成皕宋樓藏書志，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於明初人之罕見者」，亦「間錄一二」，陸氏「間有考識，則加「案」字以別之」。上述諸書，既著錄了衆多古籍善本，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其中，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不僅查閱方便，而且史料價值很

高。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志，既著錄明人著作，又留意鄉邦文獻，鑒賞、考證，兼而有之。沈德壽的抱經樓藏書志則仿張、陸二氏而作，收錄範圍延至清代。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耿文光的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也都各有所長。所有這些，都可歸之爲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

此外，有些藏書家和學者，不是爲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邊收集圖書，邊閱讀、研究，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隨得隨記，這便是類似讀書劄記的書目題跋，鄭堂讀書記就是其中的代表。清周中孚號鄭堂，其鄭堂讀書記仿四庫全書總目的體例，著錄圖書四千餘種，被譽爲四庫提要的「續編」。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邊讀邊記，日積月累，被整理成開有益齋讀書志，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被稱爲「方駕晁、陳，殆有過之」。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有的鑒定版本時代，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作者行實，也應該歸於書目題跋之內。

總之，書目題跋由來久遠，傳承有緒。書目題跋，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

同的體例、相同的內容。書目題跋既是一個寬泛概念，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學問專長、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各有其參考價值。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書目題跋具有更多的內容、更多的信息，更高的參考價值，對讀者閱讀、研究古籍，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一部好的書目題跋，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而且，近人所編前人題識、札記，往往以「題跋」名書，如潘祖蔭、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絳雲樓題跋，陸心源則自撰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可見，「書目題跋」之稱，已被學者廣泛採用並認可。

有鑒於此，我局於一九九〇年出版了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十輯，二〇〇六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增編為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九冊，雖說還不够完善，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而已經收入叢刊的，也有個別遺漏。加之成套影印，卷帙較大，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於是決定重新編輯出版這套書目題跋叢書。

這套書目題跋叢書與上述叢刊不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實用而又稀見的，尤其

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爲主，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批注本；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爲主，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以圖書題跋爲主，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碑傳題跋。在出版方式上，不採用影印形式，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標點排印，以方便廣大文史研究者、工作者、愛好者，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够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七年十月

前言

莫友芝（一八一—一八七二）是晚清宋詩派的代表詩人，同時也是集文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書畫學、金石學、版本目錄學等於一身的著名學者。關於他的目錄學著作，最為人熟知的便是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和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前者經傅增湘先生訂補，傅熹年先生整理為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一九九三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係莫友芝對平生所見的多種宋、金、元、明精刊本或鈔本、手稿所作的記錄，或釋題概要，或考訂源流，或品評優劣，或錄寫其序跋、印鑒，凡一百三十餘種，深受藏書家重視。該書附錄兩卷，一卷為書衣題識，係莫友芝對家藏的部分古籍所作的題識，一卷為金石題識，係莫友芝對所見所藏的歷代金石拓片的題識，都頗有價值。該書沒有點校本行世，學者利用頗為不便，應予專門整理。莫友芝的目錄學著作，還有一部重要的手稿經常為人提及，但下落不明，被疑已散佚人間，那就是書畫經眼錄。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一般認為有兩種版本，一種為影山草堂六種本，一種為單行本，兩種均為莫

氏家刻版，其版片現藏江蘇廣陵書社。廣陵書社曾將單行本影印（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並撰寫出版說明云：「查兩種版本款式、內容均相同，惟中縫下端刻工所記字數碼略有出入，考其新舊程度，當爲單行本刊行在先，而影山草堂六種本爲後出，或爲單行本之覆刻本也。」廣陵書社一九八七年亦曾影印過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其內容與單行本相同，但未有版本說明，不詳是據單行本還是影山草堂六種本？不過這兩種版本實可視爲同一種版本系統，幾乎沒有甚麼互校價值。

但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並非僅此兩種版本。國家圖書館亦曾影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過樂學齋所藏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與影山草堂六種本和單行本的內容有所差異，文字筆畫也較爲粗重。特別是附錄二卷，內容可比勘者有二十餘處。國家圖書館另藏鈐有「京師圖書館藏書印」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內容和文字筆畫粗細均與樂學齋本相同，可見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在影山草堂六種本和單行本之外，至少還有另一種版本系統。

國家圖書館還藏有莫友芝的紅欄手稿本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一冊，不分卷，敘錄有七十多種莫氏所經宋、元、明善本，內容基本見於上述三種刻本系統中，但描述印章時多指明是「朱文」還是「白文」，有助於版本鑒定。另外，國家圖書館藏有莫繩孫整理的兩冊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一卷，紅欄鈔本，描述印章時也多指明「朱文」、「白文」，其中篇目、文字、格式雖與刻本系統略有差異，但基

本上就是刻本系統的前三卷及附錄卷一書衣筆識的內容，葉眉上有多處張文虎的校語，似爲刻本所據的底本。值得說明的是，這兩冊鈔本的內容與國家圖書館影印本更爲接近，其附錄卷一書衣筆記中有些內容是和國家圖書館影印本共有而廣陵書社影印本所無的，據此判斷，國家圖書館影印本所據底本的成書年代當略早於廣陵書社所藏的單行本。

因此，這次校點整理，便以國家圖書館二〇〇〇年影印本（簡稱國圖本）爲底本，校以廣陵書社二〇〇〇年影印本（簡稱廣陵單刻本），參校以莫友芝手稿本（簡稱手稿本）和莫繩孫整理的鈔本（簡稱鈔本）。凡手稿本和鈔本中對於印章朱文、白文的描述，徑移入正文，並加括號，不再一一出校。凡底本有誤者，明顯形誤字如「己」與「巳」、「免」與「兔」之類於正文中徑改正，不出校，其他改動在校記中予以說明。由於所整理是關於古籍版本的敘錄，底本所使用的古字、俗字、異體字、通假字、手寫字等，凡可能影響到對版本的認識或文義的判斷的，則一律不改，如印章中的「堃」字不改爲「野」，再如「校」與「較」、「晰」與「皙」等其義並不完全相等，故文中亦不統改，其他視情況酌改爲繁體通行字，清代避諱字酌改回原字，不一一出校。但限於學力未敢確認或不能確認的字皆忠實摹寫，以俟高明。正文用小四宋、注文用小五仿排印。

莫友芝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九月在揚州辭世。次年二月，弟莫祥芝、子莫繩孫載其柩歸於貴州，

六月，葬於遵義縣東八十里青山先塋之次，並請張裕釗撰寫墓誌銘，墓誌中提到友芝生平著述編訂未竟者，就有書畫經眼錄。之後，黎庶昌莫徵君別傳、陳田莫友芝傳、民國貴州通志均提及書畫經眼錄，貴州通志藝文志還分別錄存莫繩孫和凌惕安的兩序如下：

右東吳曹弗興以下書畫數十種，蓋先徵君自咸豐乙卯客貴陽已後，及京都、江南所記，或聞諸藏家，或觀之市肆，或已加跋語復繼以詩歌，或略評騭其善劣，亦有未及品論者。獲觀時有從容卒暫之別，第隨筆錄記備檢覽，謂不足成書，故未刪定。兵燹後，秘笈瑯函，益多毀失，吉光片羽，流落人間，真鑒好古之士，爭相珍弄，食謂此雖卷帙無多，而吳、唐、蜀、宋名跡，賴是編以傳者實夥。應亟付梓人，用公同好。爰謹錄爲四卷，更就所見別錄爲二卷，敬附於後。同治甲戌中秋第二男繩孫謹誌。

獨山即亭莫先生以同治辛未卒於揚州，而學者悲思，天下嚮慕，片言遺文，奉若球璧。其中仲嗣仲武復於墨經中足成先生未經刪定之書三種，曰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曰書畫經眼錄，且就所見輯爲附編，以嘉惠士林，可謂善繼善述者矣。宋元舊本書經眼錄當於癸酉七月刻於金陵，足備目錄家之參訂。惟書畫經眼錄適仲武以應官檄樞，未及繡梓，荏苒遂六十年。顧其中於吳、唐、蜀、宋名跡頗可考見，又爲先生精神所寄，未可聽其終闕。今年春，馳簡尋求。仲武嗣君經農郵政見屬，辭悵悽婉，受書三嘆，自亦以爲歷劫滄桑，甲子一周，此稿獲歸於我，則播行之事，豈他人任？

因詳加校讎，重付寫官，而原稿之間有待於編查者亦爲之檢討記識，眷倫節比，以如其旨。綜覽一過，足豁心眸，乃舉以授梓人。人生快事，孰逾於此？獨憾當時攝影術未入中土，未能各著其跡象以顯其神奇，此則時代之所使然，而無可如何者也。即觀全書所輯才數十種，以先生之聞望所至，群流鏡仰，爭貢所度以求鑒定者比比也，而所見尚僅止於是，他何論焉！余以民八如故都，見武英殿所陳列歷代名跡無慮萬千，向所稱天府之儲民間無由得見者皆獲躬與其盛，心醉而神移者若而日。此蓋時代之賜也，若論眼福則後來者居上矣。安得起先生於九原，一一評騭之，以估定其價值，庶幾是人是物兩不相負耶。誠以書畫一事，學也，而幾於道矣，非性靈、學問、道德兼而有之，不足以臻上乘而流傳於後世。亦非具斯三者，神與古會，不足以言識別。先生生平造詣既足垂致千古，而眼力復高出於一時，書畫經其品題，真乃相得益彰，若斯編者是也。校既竟，因書所懷以爲緣起。民國二十有二年十月。

兩序均稱該稿已付梓，但據凌序可知莫序本並未梓行，而凌序本今經多方普查，發現似亦未面世。黃萬機先生的莫友芝評傳（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論及這部稿本時亦云莫序本和凌序本「並未梓行問世」，並云「稿本至今下落不明」。不過，莫友芝的原稿本並未丟失，他去世後，有一批手稿落到幕友楊峴手中，後輾轉播仙，入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善本室，其中就包括兩冊書畫經眼錄。不僅如此，通過調查發現，莫序本以及莫序本之前的兩種整理本也都尚存人間，它們分別

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和臺灣地區「國家圖書館」，只有凌序本不知所終。

現存書畫經眼錄稿本、鈔本，筆者所知的有四種，按編訂時間順次爲：

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邵亭書畫經眼錄，稿本，兩冊。

藏於臺灣地區「國家圖書館」的邵亭書畫經眼錄，殘鈔本，一冊。

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書畫經眼錄，鈔本，三冊。

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書畫經眼錄，鈔本，四冊。

這四種稿本和鈔本中，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邵亭書畫經眼錄稿本應屬後三種鈔本的祖本。該本第一冊封面兩行題字，一行作「邵亭書畫經眼錄」，次行字體稍小，作「邵亭先生稿本」，當係後人題寫。扉頁題「邵亭書畫經眼錄」，下鈐「放情丘壑」白文方印。正文爲藍行線無格紙，雙藍魚尾，版心爲「邵亭集」，每半頁十二行，行字不等，共六十六頁。收三十五種莫氏經眼的書畫叙錄，首起褚臨蘭亭黃絹本，末至王石谷臨唐人著色山水十二幅，有塗抹刪改，天頭地腳時有校記文字，每種書畫叙錄前後中間各鈐有「友芝私印」、「莫氏子偲」、「莫友芝印」、「則心弟五」、「邵亭」各類印不等，以「友芝私印」、「莫氏子偲」數量最多，總計數十百處，爲莫友芝手稿無疑。

第二冊封面亦兩行題字，首行題作「邵亭書畫經眼錄又一冊」，次行字體稍小，作「邵亭先生稿本」。扉頁題「書畫經眼錄」，正文紙同第一冊，共四十六頁，收有十八種莫氏經眼的書畫叙錄，首起東坡畫醉翁

亭記橫卷，末至錢南園先生五札卷。每種書前後分別鈐有「莫五」、「其名曰友」、「莫氏子偲」、「友芝私印」、「莫氏子偲」等各類印記，以「友芝私印」、「莫氏子偲」數量爲多。該本亦係莫友芝手稿。

兩冊共收有莫友芝經眼叙錄的各類書畫之作五十三種，未按年代順序編排，係友芝隨遇輒錄的草稿本。

臺灣地區所藏邵亭書畫經眼錄係殘本。據臺灣地區「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載：該本大半爲朱絲欄有格稿紙（少部分爲紫格），其版框大小不一，行數、字數亦有不同，行間多刪改塗抹，封面題「邵亭書畫經眼錄」，前有目錄四頁，首頁首行頂格題「書畫經眼錄」，次行低一格題「上卷目錄」，下越六格題「獨山莫友芝子偲」，附鈐「友芝私印」，其後內頁中插有「下卷目錄」及「附卷目錄」。卷首目錄第三頁貼有浮籤云：「目四頁。卷一六十六頁。卷二六十四頁。附錄四十五頁。共百七十九頁。」卷末有莫繩孫跋文，內容大致同前錄貴州通志藝文志中所收莫序，惟末句「爰謹錄爲四卷，更就所見別錄爲二卷」此處作「爰謹略次爲二卷，更就所見別錄爲一卷」，後署日期也非莫序中的「同治甲戌中秋」，而是「光緒戊申（一九〇八）中秋」。有意思的是，該跋同時又重見於本冊目錄後，但却將「二卷」改爲「四卷」，別錄爲「一卷」改爲「二卷」，後署日期「光緒戊申」也以墨筆塗去，改爲「同治甲戌」，也就是說，經過改後的序跋內容已與貴州通志所收的莫序相互一致了。可見莫繩孫對邵亭書畫經眼錄的整理時間，並非在同治甲戌，而是在三十四年之後的光緒戊申。至於莫繩孫爲甚麼要做如此的修改，

暫時還不清楚。

遺憾的是該本並非足本，僅存八十六頁，遠遠少於浮簽所說的「百七十九頁」，且手跡潦草，塗改刪抹之處比比皆是，當係首次整理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三冊本書畫經眼錄鈔本，有目錄，無序跋，共四卷附錄不分卷，雖有塗抹勾畫，但謄錄相對工整。前兩冊爲莫友芝書畫經眼叙錄，每冊各兩卷，第一冊爲卷一、卷二，首起吳曹不興山水橫卷，終至吳冠英繪姚石甫都轉談藝圖。正文凡六十六頁，多係紫格紙，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版心無字。正文首頁頂行題「書畫經眼錄」，鈐「獨山莫氏圖書」朱文印，下方題「獨山莫友芝子偲」，鈐「其名曰友」朱文印。第二冊爲卷三、卷四，自元趙文敏畫天冠山詩橫卷起，至錢南園先生五札卷終，正文凡七十九頁。首頁頂格題「書畫經眼錄卷三」，鈐「獨山莫氏圖書」朱文印，下方題「獨山莫友芝子偲」，鈐「其名曰友」朱文印。正文亦多紫格紙，間雜部分紅格紙。兩冊文字囊括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稿本的所有內容，並按時代順序排列，且多「唐人寫本說文解字木部六紙橫卷」、「明楊文襄江墅興詩卷」，「明楊忠愍公日記開煤山稿並詩冊頁」，「查二瞻山水冊葉四幅」、「明史忠正行書楹聯（自學古賢修靜節，唯應野鶴識高情）」五種叙錄，共五十八種。

第一冊另有這四卷的總目錄三頁，紅格紙，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目錄基本與正文內容相應，但亦有不一致處，如卷三「元趙文敏臨褚枯樹賦冊子」，卷四「梅石居鄧石如石交圖橫卷」、「吳冠英繪